

品的标签上，对于物与量，这也是人不可控制的，不确定，不可估，偶然与必然都是生命遭遇的自然现象。

一个指向权力的食指——《自动·被牵动的奥古斯都右臂》虚拟了一个意向的操控力量，在现实人生中除了一些自我控制的东西，更多的是被控制的力量，权力意志伴随着人生的存在而存在。

一团看得见头像的爆雾——《半自动·你最高肺活量是……？》雾气+影像触屏+物力转换，使人的生命动力转换成虚拟的镜像然后转化为雾像，“雾”是人非、自然物化的体现，就如人的生存和消失的过程，这里的虚实关系成为意义的关键所在，生与死的自然规律也不会以人的意志转移而转移。

这是一个公共话题。

艺术时常表现一个现象时，都要对这一现象进行艺术转换并附加作者的态度，如我们借用艳俗的艺术来反思现实中的艳俗，借用玩世的艺术来反思现实中的玩世，作者自身不一定就艳俗，也一定不玩世，作者只是深刻体会到社会的感觉和现象。自动化也一样，我们借用自动化艺术也可反思现实背景中的自动化现象，这时我们可以认同，也可以辩证的批判这个现象，这里在艺术家提出问题时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态度。然而艺术不直接=现实背景，艺术需进行语言的转换、态度的确立、典型化和延伸表达。我们运用人机互动来表达人工生命社会带给我们的生存感受和多种反思，甚至以艺术自动化来表达各种生存的意义和愿望。人机关系是未来人与人、人与自然物之外新的生存关系，我们与人工生命，人造物的和谐相处成为关系美学中新的课题。这也会给我们提出很多新问题：我们人造的自动化给我们将带来什么改变，自动化的意义是什么，是实用服务、创造精神感受还是毁灭自然物性，这也会引发我们对“自然·人工自然”课题的讨论和判断。

二、“自动”的公共现实与时代背景

在我的记忆里，“自动”给我的最早的体验是十岁左右（即80年代中期），当时有了自动铅笔的出现，这也可能是轻工业产品自动化的小小体现，然而这些小小的体现，让我们这些年少者欣喜若狂，年幼的我们对于削铅笔是件极其痛苦的事，有了它只需将不同精细的笔芯插入一个小机关里，手轻轻按几下就出来了你需要的字粗细效果。

后来中国又陆陆续续出现了很多自动化产品，如自动伞、自动手表、傻瓜相机等；到现在自动化产品更加普及：洗衣机、电饭煲、榨汁机、自动扫地机、自动播种机、无人驾驶飞机、自动门随处可见。中国自动化的发展从80年代起步，小到家庭轻工业产品大到军事航空领域等尖端科技无孔不入，到今天在我们生活中自动化傻瓜产品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伙伴，它的快捷使人们的生活效率和质量大大提高，甚至生活中一旦离开它将无法正常运转。然而自动化技术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很少关注。

但是，谁也无法否定，它使我们的公共生活发生了改变。

自动：“傻瓜”效应

古代秦岭一带有一地区取名为“瓜洲”，这里的人非常诚实讲信用，也能吃苦耐劳，每当受雇人时，他们总是不声不响埋头苦干，从不歇手。这样人们便误认为他们愚蠢呆傻，进而把头脑不聪明的人叫做“瓜子”，“傻瓜子”。清代《仁恕堂笔记》中便有“甘州”（今甘肃）人谓不慧子曰“瓜子”，由此看出傻瓜的特征。傻瓜相机亦具有此特征，按主人的意图，埋头苦干，不会超人类变通应变，我称这种行动化状态及影响为“傻瓜效应”，这也是自动化的显著特征，甚至我们时常把傻瓜与自动等同看待。